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THE WINNER

彩票中奖者

[美国] 戴维·鲍尔达奇 著
陈正发 刘少川 尚晓进 译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译林出版社



彩票中奖者

THE WINNER

[美国]戴维·鲍尔达奇 著 陈正发 刘少川 尚晓进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彩票中奖者 / (美) 鲍尔达奇 (Baldacci, D.) 著; 陈正发, 刘少川, 尚晓进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7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书名原文: The Winner

ISBN 7-80657-048-9

I. 彩… II. ①鲍… ②陈… ③刘… ④尚…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6231 号

Copyright © 1997 by Columbus Rose, Lt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Aaron M. Priest Agency through Amer-Asia Books,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0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8-96号

书 名 彩票中奖者

作 者 [美国]戴维·鲍尔达奇

译 者 陈正发 刘少川 尚晓进

责任编辑 周健

原文出版 Warner Books, 1997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W W W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淮安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5

插 页 2

字 数 375 千

版 次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57-048-9/I·044

定 价 19.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游戏规则

张国擎

——评《彩票中奖者》

美国作家戴维·鲍尔达奇在写了《绝对权力》和《全面控制》这两部畅销小说后，竟然面对彩票这一已经写得很多的题材，出人意料地用一种貌似游戏规则的手法开始了他对这一新关注点的出手：让平民姑娘也能饱尝金钱的快乐；让类似黑手党式的人杀人越货时也有点“规则”；让大权在握草菅小民的国家权力拥有者在“随心所欲”滥用职权时也有点“规则”。无愧是高手，他把这“游戏”的规则玩得有点像佛教所言：自在无碍，而常不失定意。这使我想到了孙悟空划地为牢的故事：在圈子里，你可以自由活动；你要跳出圈子，那就由不得你了。代表着国家利益者也有一个游戏规则，那就是联邦调查局局长和司法部长向前联邦调查局侦探里格斯所表示的那一套。露安和里格斯照办了：里格斯遵守了“规矩”；露安缴出了她的所有现金及投资和威肯猎庄，还差 65 美分，是里格斯为她垫的，这样，她又回到了 20 岁时的那种赤贫，但她得到了“自由”。说穿了，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事并非我们一定要那么做的，但是，你就得耐着性子顺着点儿。按他们各自的所谓规则办事（或玩游戏者制定的规矩），你会平安地过关；你若不受它的约束，后面的故事也就是另一种了，有时就由不得你了。本书和戴维·鲍尔达奇的其他小说一样，作家在坚守国家至上的前提下，运用他那支平静叙述下波涛汹涌、变幻莫测的笔，用一种游戏规则式的调侃，写

出了美国国家机器貌似严谨,实则险情四伏处处留有让人钻的空子,使不法分子将几十亿的国家资产“洗”归己有,而官僚机构熟视无睹。警察的无能、记者的自负、犯罪分子的猖獗、司法制度的腐败,都在戴维·鲍尔达奇笔下表现得淋漓尽致。

就像先有小偷,后有警察一样。有着辉煌家史但在父亲手里家道败落的杰克逊开始重振家业,他的计划非常简单,竟然是制造一个“游戏规则”来完成。这个游戏规则是:选择一些适当的人作为一月一次的国家彩票中奖者。他看中了你,你得同意,不同意者即不生还。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味道。细想想也有他的歪理存在:你若不同意,消息走漏,还有他杰克逊的生路吗?露安被他看中,就在等回音的时候,露安被事所羁,误了复电时间,他真的就派人要杀她。偏偏此时她复电了。被杀之令被暂搁。这个制造游戏规则的人,后来的做法就更叫人匪夷所思了。杰克逊强迫露安签了一个合同,言明这一笔亿元美金的奖金由杰克逊先代管,由他负责替露安投资,时间是10年,但要求露安必须改名换姓到国外生活(当然,此刻正好露安想躲开那桩杀人案件)。面对这样的游戏规则,露安说:“我凭什么要相信你?”对此,照强盗或黑手党人惯用的手法定是杀人灭口,独吞这亿元奖金。然而,这个杰克逊还就是有点让人感到出乎意料(当然也是戴维·鲍尔达奇的妙笔生花)。他不仅让她相信了,还在10年里使露安获得了有生以来没有过的富裕生活,周游世界,大把大把地花钱,又做了许多的善事。故事到这里收场,那就太没有新意了。戴维·鲍尔达奇也不会那么收场的。他笔锋一转,10年后,妙的就是10年后的故事,10年后的游戏规则到底会出现怎么样的结果。人过10年的经历,自然是有着许多的变化。首先是露安置杰克逊的“游戏规则”于不顾,带着当年护送她出国的查理和女儿莉萨回到了自己母亲的出生地。同时,露安的归来又将自己置于另一个游戏规则之中,那就是美国法律对她的考验。悲剧就从这里开始。先是对新闻职业敏感的多

诺万，他从露安的身上找到了突破口。这使杰克逊的游戏规则受到了威胁，杰克逊就得忙于“修补”！一个破坏者出现，并不可怕，也许还不够刺激。于是，戴维·鲍尔达奇又让里格斯以神奇的面貌出现。这个前国家联邦调查局侦探由路见不平的介入到爱欲大发，10年中未与年轻男子上过床、年龄正值30岁的露安见到他，两人即干柴烈焰熊熊燃了一把，演出一场英雄救美人的戏。里格斯从此充当露安的保护神，不仅帮她破坏杰克逊的游戏规则，而且令她服从国家权力代表者设下的游戏规则，最终使他人财两获。戴维·鲍尔达奇在这部小说“10年后”的情节里安排的戏，就是要在“游戏规则”制造者竭尽全力维护，另一方要揭露事实真相，第三方则既要保护露安这个受害者又要充当另一个游戏规则的执行者之间展开。祸起灾灭，死灰复燃之间好事频频出镜，故事环环紧逼，险象环生，奇峰迭出，异相错综，真情畅泻。

任何一部能够被称为小说的作品，它总是要通过表面的故事告诉人们作家所寄寓的意图和思想。本书也不例外，表面好看的故事背后，实质是在揭示美国这样的一个社会里，到处存在着的弊端。一个小小的维修抽奖机器的技术员，可以用目前世界上还是顶尖高科技的涂层工艺，制造他安排出现的中奖号码，听起来，真是天方夜谭。用他的话来说，这几乎就是世界上应该存在的，因为我想将国家的几十亿美元“洗”为己有，但不想以贿赂做官的渠道去获得。在他的眼里，“他们只不过是管用的摆设，任何时候我都只要工蜂”。工蜂是什么，做具体事情、真正创造财富的实干家。更为叫人不可思议的是，面对露安的案子，到场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和司法部长一致认为，如果能够做到这件事不被电视新闻弄了去，他们就可以答应让露安不进监狱，以便“使辩护律师得不到流口水的机会”。联邦调查局局长甚至宁愿同一个家伙打交道，而不愿同某个世界性的犯罪集团操纵的组织打交道。说明白一点，他们的目的与渴望就是别把事情弄大到丢了国家的丑。再说白一些，这

就是他们代表着的国家机器在处置国家利益时的“游戏规则”！我们可以想像，在他们这里还有什么法律的尊严和个人的尊严？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办案原则、审判制度竟成了“游戏规则”中的一环，只要露安守了这个“游戏规则”就可以不绳之以法。在杰克逊与代表国家权力的官僚们之间，只有一个人是真正代表正义的，那就是《华盛顿论坛报》的新闻记者托马斯·多诺万。他很清醒，很令人敬佩。他五十出头，是个很有责任心的记者。30岁前就荣获在全球有着极高声誉的普利策新闻奖。眼下，他对彩票抽奖的事十分恼火，决心要揭开内中的秘密：国家通过抽奖每年获利几十亿美元，而且利润还在以每年20%的比率增长着。政府每年会出约一半的收益作为奖金，10%左右支付售票人的酬金以及用于其他运作开支，40%为利润。多年来令专家们争论不休的焦点是，抽奖是否一种递减税收？输家主要是穷人？事实上，成千上万玩彩票的人生活在贫困边缘，他们孤注一掷，抛出社会保障金、食品券以及手里的一切去买彩票，用来购买发财的机会，却不知这机率渺茫到荒唐可笑的地步。令多诺万吃惊的是，中奖人的破产率每年高达75%，每年12名中奖人中就有9名破产。其中的故事层出不穷……多诺万断言：“这种游戏的企图实际上是最终毁掉中奖人。政府假意造福人民，实际上却在作恶。这是魔鬼游戏。”当他发现有一期的12名中奖人中，竟然没有一人破产时，记者的直觉告诉他，“上个世纪，正是由于普遍的舞弊行为，官方才全面禁止”的这种彩票抽奖活动，现在死灰复燃，必有它的内中奥妙。抓住这事件从另一角度挖挖，能挖出精彩的东西。这样的一位忠实于国家利益者，却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只有露安告诉他应该怎么办。露安从那个叫虹的杀手违反“游戏规则”的下场，看到了他多诺万的结果！但多诺万没有听她的，而是自负地回答：“如果这家伙有你的一半危险……我的屁股现在可能已处在射击的十字准线内了，但那只是我的屁股。”直到后来，他才说出心里话，“露安，

我这个该死的笨蛋，没有听你的话”。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应该更清醒，他以性命相护的国家并不需要他，尤其不需要他来揭开那个“秘密”！他的死，正是代表国家权力官僚的“游戏规则”所希望的，会让许多人庆幸以后不再有人随便“捅娄子”、“惹事生非”了。相对而言，多诺万的死是增加了权力和官僚们的安全感。这个国家需要的是书中的那个司法部长和联邦调查局局长式的人物。

戴维·鲍尔达奇擅长讲故事，更擅长在针锥子里洞见大世界。俗话说，针眼里牵出骆驼。从这本书里看，他倒是真的从针眼里牵得骆驼来回悠哉游哉好自在。处处以小出现，小中见大，以小引出大险情，以小处入手化险为夷。贫困中长大的车站餐厅服务员露安 20 岁，和男友生的女儿才 8 个月。她天生丽质，乡亲们都说她有到大城市里去过好日子的模样，但生活却没有赐给她这样的机遇，她很失望。当碰到每小时能得到 25 美元的高薪的工作时，她去了。这都是一些平淡得再也不能平淡的琐碎事，谁能想得到这些平淡起点后面的大故事大到什么地步？杰克逊想的又是什么呢？那么大的阴谋，文章开头没露一丝一毫，只说他的动机是指望有个人来应聘，对他提出的建议回答“不”或“是”！他玩的什么把戏？开场只留伏笔。他玩的那些道具更叫人不敢相信，竟是一张不起眼的假面具。接着，决定露安一生命运的又只是上千上万上亿张从机器上滚滚而出的彩票中的一张。就这一张，这毫无任何特点的一张，落在地上，谁会捡起来？谁会知道它就是中奖的那一张？这不起眼的一张彩票，是露安把自己和女儿的出生日期以及她下个生日的岁数加在一起，凑成了 0810080521 这个数字而选购的。这数字如果不是露安有意拼凑，也还是没有特别之处。特殊的就在于杰克逊赋予了它辉煌的“生命”并导演出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故事。包括她的出场，10 年后的故事引线，那个杀人现场和提前到达纽约，种种的故事起头，都不会令人感到有什么特别新鲜。照说，任何一个会讲故事的人都可以找出比戴维·鲍尔达奇更精彩

的切口,但是,问题正是这个“但是”,不是任何一个小说家都能够从戴维·鲍尔达奇这么绝妙的小切口里面写出那惊天动地、惊心动魄的好段子的。你再看里格斯的出现,作为建一道防护围栏的承包者,里格斯在救了露安的那一次,露安对他是很警惕的,对于他的好意并没有领情。查理看出了问题的所在,以为能够像在国外那样地保护露安。他没有想到,这不是在国外,他面对的不是一个建筑承包者,而是联邦调查局前任侦探(“彭伯顿认为里格斯是一名政府间谍”),更为重要的是一个比他年轻几十岁的与露安在性需要上十分匹配的男子。对他这个与露安老夫老妻,但比老夫老妻多点秘密的伙伴来说,这场“情敌”之战是躲不过去的了。然而,生命的威胁更为重要。查理自然地顺从戴维·鲍尔达奇笔锋回转,一切围绕英雄救美女展开。由每个小小的针眼洞里牵出了一头头独峰双峰的骆驼,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实枪实战让露安与里格斯由陌生到做爱到生死相随,一点也不显得造作,一切都在平静之中自然地发生和过渡。就拿里格斯真正救露安能够摆脱法律追究的大事来说吧,鲍尔达奇也只是安排从极小的地方入口,由里格斯找到5年前的搭档乔治·马斯特斯,向他道出露安逃税的原因和不是杀人凶手的依据,然后引入“游戏规则”完成游戏。

杰克逊这个人物所面临的全部故事,也都被鲍尔达奇安排得十分地精致。鲍尔达奇把杰克逊安排在书开头出场,而且并不把他的坏写在脸上。10年前的那场故事,他就是要实现露安能够中奖,没有别的安排和企图。你看他多好啊,当他送露安上了波音747后,他心中暗暗道:“祝你俩一切顺遂。”当然,他又为后文留下伏笔,“要是你们胆敢背叛我,那就看上帝保佑你们了”。读到这里,我相信每一位读者都在想,也许他们上了飞机就没有能下来,或者查理把露安送到国外的一个什么红灯区,连露安那8个月的女儿也一起卖给妓院了,又或者露安就没有办法回来了,根本就不可能再有获得那奖金的可能。事实上呢?几乎就是奇迹。杰克逊

遵守诺言，坚决按游戏规则办！尽职尽责为露安在内的12位当事人投资经营那笔十几亿美元的事业。从第三世界国家的游击运动到工业化国家宝石市场的垄断，期货、股票，只要能赚钱，他都干。他也展示极慈仁的一面，把钱大笔大笔投在世界各地的公益事业上。他的目的只有一条，通过他的完全非法的手段，建立他的隐形的帝国。美元从何处来并不重要，因为美元毕竟是美元，任何来路归之结果上，还不都是一样吗？在表现他心狠手辣一面上，鲍尔达奇更是精心谋篇，杰克逊能在父亲心爱的苏格兰威士忌酒里下了他早期化学实验的成果；他对自己心爱的妹妹下毒手时也没有忘记贴上假面膜；对唯一的弟弟也是顶额一颗子弹。如此残忍的人，却在本来可以杀死里格斯时，放过了他，更是完全可以在露安成功时占有她，却没有。露安回国给他闯了祸，他本可以杀了她，却又放过了她。他自己有时也不能相信这到底是为什么。杰克逊坚信，她是他创造出来的，没有他，露安没有今天的一切。他说：“我给了你一切。本来不可能的一切，都给了你。看看你现在，美得白玉无瑕。”但她必须明白，“一只野兽落入陷阱时，为了逃脱与活命，最后是会牺牲一个躯体的”。他的手伸到她的睡袍前面，他缓缓地解开那衣带，睡袍便敞开了。他将睡袍掀过她的双肩，睡袍落在地上。杰克逊的确对美女的身躯产生了欲望，但他是个头脑清醒的人。只是到此为止，尽管他很喜欢露安的肉体，欣赏她，但宁可让给年迈的查理，也没有自己沾染。用他的话来说，他是一个高智商的犯罪者，女色也许应该放在次要的地位。是的，有那么多金钱，他为什么不以更常用的手段去占有姑娘呢？天下美女如云嘛！何必对自己的“生意人”占有呢？在表现杰克逊的犯罪意识和犯罪行为时，鲍尔达奇始终把杰克逊放在高智谋的人物中间，一次又一次用逼真的画面烘托杰克逊的犯罪，让读者都不能明白这个出现的人物是真的当事人呢，还是……而结果总是伪装的杰克逊胜利地完成了自己需要解决的事情，使多诺万、雷诺兹、艾丽西亚·克兰这

些羔羊死于非命。杰克逊恬不知耻地说，他“并不喜欢宰杀羔羊，但是这个世界就是这么运行的。羔羊养来就是做牺牲的，它们从不进行战斗”。然而，露安这只羔羊就敢于对他藐视，与他进行不屈的抗争，最终使他败在她的手里，在她的手里遭到重创。露安真了不起，她能够削掉杰克逊的锐气，最后又是她在水里救起了她心爱的里格斯。以弱者的女人顽强的意志，最终战胜邪恶的魔鬼，是戴维·鲍尔达奇的出奇之处。

小说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露安代表的受害者始终与代表邪恶的杰克逊从一开始就处在平行的状态中。故事的起伏曲折都是围绕着他们进行。这不仅对读者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而且能够产生不断出现的情绪跳跃点，刺激阅读快感。这正是畅销书的伟大之处，也是在中国从事所谓的纯文学创作的作家们应该关注、学习、效仿的。

第 一 章

杰克逊仔细察看着大型步行商业中心那长长的通道，注意着一脸倦怠的母亲们用轻便婴儿车推着孩子来来往往，老人们三五一群，边溜达着活动腿脚，边聊着天。随即，身着灰色细条子套装、身材粗壮的他把目光盯向了商业中心北面的入口。毫无疑问，她将从那个入口进来，因为那外面就是公共汽车站。杰克逊知道，除了公交车，她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可选择。她同居男友的卡车正在扣押所里被扣着，这已经是四个月里的第四次了。这一定让她有点厌烦了，他想。公共汽车站在主干道上，她得先步行约一英里才能到那儿，不过，她倒是经常这么做的。她又有什么别的选择呢？那婴儿一定和她在一起。她绝不会将孩子交托给她的男友，这一点，杰克逊非常肯定。

尽管在所有的生意活动中他一直都是用杰克逊这个名字，但下个月，他的外形却要变得大不相同，再不会是现在这个大块头的中年人模样了。面部特征自然要做再一次的改变；体重很可能要减轻一些；个头要么增加一点，要么减少一点；头发也一样。男性还是女性？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通常，人物的角色多取自他所认识的人，要么照搬原型，要么取不同人的细部特征加以组合，塑造出个巧妙的角色来。在读书时，他就一直偏爱生物学，那些属于最罕见的雌雄同体类的动植物标本总是让他着迷。这会儿，想到易容这一最最了不起的生理复制技术，他不由得微微笑了。

杰克逊曾在一所颇有声望的东部学校受过一流的教育。他喜

欢演戏,在科学与化学方面又极具禀赋,因而主修了戏剧和化学工程两个专业,这很是少见。每天上午,他不是埋头研究一页页复杂的方程式,就是在大学的化学实验室里调制难闻的混合物,而晚上则精力充沛地投身于田纳西·威廉斯或阿瑟·米勒经典戏剧的演出。

这些造诣给他派上了大用场,只可惜,眼下没有他的同班同学在场欣赏。

今天的角色是个中年男性,因为坐惯了办公室而显得过于肥胖、形体不佳。突然,他的前额冒出了一滴汗,这与今天所扮演的角色挺相符。他禁不住咧嘴笑了,很为这一生理反应感到高兴。实际上,那是衬垫隔热导致的效果。为撑出个大块头,也为了掩盖他本人那瘦长结实的身体,他衬了衬垫。但是原因也不仅限于此。他已完全融入了角色,为此,他很是得意。他的身体仿佛可以根据他扮演的是谁以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而起不同的化学反应。

他通常并不光顾这种购物中心,他本人的品味要高级得多。不过,他的这位主顾在这类场所倒是最为自在,而自在在他这一行中可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与他的会晤常常会让人家十分激动,有时候甚至带来负面效果。有好几次会面,情形变得过于热烈,逼得他不得不脑子转得飞快。想起这些,他的嘴边又挂上一抹笑容。成功总是件好事情。他力求百战百胜。然而,只需一次失败,这完美的记录就会给打破。他的笑容迅速消失了。杀人绝不是件愉快的事,也很难说得过去,但如果不得不如此,那该动手时还得动手。出于好几条原因,他希望今天的会晤不致落得这样的结局。

他拿手绢仔细擦了擦前额,整了整衬衫袖口,又抚了抚梳得光光的合成纤维假发,抚平了几乎看不出的几根乱发丝。他自己的头发被紧紧地箍在乳胶帽里。

他在这家购物中心租了块地方。他打开房门,走进屋里。里

面整齐而干净。他慢慢审视着室内，突然意识到，这里面实际上过于整齐了些，少了点办公室的感觉。

外间廉价的金属桌旁坐着位接待员，她抬起头望了望他。遵照他事先的吩咐，接待员没开口打招呼。她压根儿就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她呆在这里。一旦杰克逊约的人到了，她就得按事先的吩咐立即离开这儿。很快，她将乘上一辆驶离城市的公交车，而她的钱包将因这一点点小麻烦比来时鼓一些。杰克逊没正眼瞧过她一下，她不过是他这台新戏里的一样道具而已。

她旁边的电话没一点儿动静。电话机旁的打字机也从没使用过。是的，没错，实在太整齐了些，杰克逊皱了皱眉想道。他审视着接待员桌上的一叠纸，突然伸出手去划拉散几页在桌上。接着，他将电话放歪了一点，又在打字机里塞进一张纸，快速转了几下压纸轴旋钮，将纸张卷了进去。

杰克逊扫视了一下自己的手工活，叹了口气。你很难一下子什么都考虑周全。

杰克逊走过接待室狭小的空间，很快到了头，接着转向右，打开内间小办公室的门，轻轻走了进去，在磨旧的木办公桌前坐了下来。房间的一角有台小电视机，空白的荧屏正茫然地瞪着他。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点燃，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尽管肾上腺素在不停地释放，他还是尽最大努力使自己放松了下来。他抚了抚唇上稀疏的黑胡髭，那胡子用的也是人造纤维，是在网眼衬底上用粘发胶粘在皮肤上的。他的鼻子也大大变了样：鼻子底部抹了涂料，油灰起到突出作用与阴影效果，使得原来秀气挺拔的鼻子变得粗大而且微微带钩。整过形的鼻梁旁的那颗小痣也是假的，是拿胶与苜蓿籽在热水里混合而成的。一口整齐的牙齿上套着丙烯酸套，造成了一副歪七倒八病态的模样。这些虚假特征即使再不经意的人也会记住。这样，一旦除去这些特征，他这个人实际上也就消失了。对于一个全心全意从事非法活动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

这更让人求之不得的呢？

假如事情按计划进展，一切将会再次发生。每一次都会略有不同，而那未知的部分正是扣人心弦之处。他又看了一下表。很好，时间很快就要到了。他期望这次与她的会面成效显著，或者更确切地说，能让双方均有收益。

他只有一个问题要问露安·泰勒。一个简单的问题，但其潜在的影响却不可估量。根据经验，他完全有理由肯定她将如何答复，但谁又说得准呢？出于为她着想，他热切地希望她能给他以正确的答复。因为只存在一个正确的答复。如果她说“不”呢？那么，那婴儿将再也没机会见到自己的母亲了，因为那孩子将成为一个孤儿。他用手掌啪地拍了一下桌面。她一定得说“是”。其他人都这么说了。杰克逊一边全面地考虑着这件事，一边用力摆了摆脑袋。他一定得让她明白，让她信服，和他结盟是绝对的必然。这会为她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她绝对不曾想像过，绝对不曾期望过。她怎么可以说“不”？这可是任何人都无法拒绝的提议。

如果她来的话。杰克逊用手背擦了擦脸颊，深深地吸了口烟，然后漫不经心地盯着墙上的一颗钉子。可是，事实是，她怎么能不来？

第 二 章

清新的风直掠过窄窄的泥土小道，路两旁林木葱茏。路突然北折，又同样突兀地向东而去。越过一平缓的土坡，放眼望去是更多的树，有的不堪风吹雨打、病虫危害，歪扭着枝干，一副痛苦的模

样,但大部分挺拔伟岸,树形粗大,枝繁叶茂。在路的左边,若看得仔细的话,可看见一片半圆形的林间空地,泥土地上点缀着一块块新萌发的春草。与春天一块儿在这片空地上落户的还有生锈的发动机主件、一堆堆的垃圾、小山般喝空的啤酒瓶、丢弃的旧家具,以及一连串其他的破碎玩艺儿。那些个碎玩艺儿,若是覆盖上雪,满可以成为视觉艺术品,而在气候变暖时,又会成为蛇以及其他小生物栖身的去处。就在这块孤岛般的半圆形空地正中央,不偏不倚地立着一座矮墩墩的拖车式活动房屋,架在空心煤渣砖垒就的摇摇欲坠的房基上。电线与电话线从路边粗大倾斜的柱子那儿延伸过来,连着小屋的一侧,那似乎是小屋与外界的唯一联系。在这么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僻所在,小屋显得极为醒目。屋子里的住户也会同意这样的描述,用“前后不着”来形容他们也一样地适用。

活动房屋里,倾斜的五斗橱上搁着一面小镜子,露安·泰勒正对着镜子照着。她将脸摆成一个不寻常的角度,不仅是因为这件旧家具断了只腿倒向一边,同时也因为那是面破镜子。镜面上曲折的裂纹向外伸展开来,如同小树苗纤细的枝条一般。假如露安正对着镜子的话,她看到的将会是三张脸,而不是一张。

露安端详着自己,没有露出一丝笑容。她从不记得曾为自己的容貌笑过。容貌是她唯一的财产,自打她记事起,这一点就已根植在她头脑中了。不过,她也不妨修修牙齿。由于喝未经氟化物处理的井水长大,加之从未踏进过牙医诊所一步,她的牙齿有些美中不足。

当然,没有头脑,她父亲曾多次这样说过。是没有头脑,还是没有机会使用头脑?她从未和本尼·泰勒讨论过这个问题。本尼·泰勒已死了5年了。她的母亲乔伊去世也差不多3年了。自丈夫死后,乔伊过得前所未有的舒心。这个事实本应该彻底消除本尼·泰勒对她智力所持的看法造成的影响,但小女孩总是相信爸爸说

的话，而且大多都是无条件地相信。

她向墙上挂钟的地方望去。那钟是母亲留给她的唯一的東西，算得上某种传家宝了，因为它是乔伊的母亲在她嫁给本尼那天送给她的。钟本身并不值钱，花上 10 块钱在任何一家当铺都买得到。但露安把它当宝贝。还是个小丫头时，露安就常聆听那缓慢而有条不紊的嘀嗒声，直到深夜。浓浓的黑暗里，她知道钟始终在那儿，钟声哄她入梦，又在清晨向她致以问候。成长的过程中，这钟始终是她为数不多的支点之一。它也是一种联系，可以追溯到她的祖母，一个深为她爱戴的女人。钟在身边就如同永远有祖母相伴。随着岁月的流逝，钟的内部结构磨损得十分厉害，使它发出一种独一无二的声音。它陪露安经历的苦难多，好日子少。就在乔伊临死前，她将钟托付给了露安，嘱咐她好好保管。而现在，露安在为自己的女儿保管着这钟。

她将一头浓密的赤褐色头发拢到脑后，试着挽了个髻，然后又熟练地编了条法国式辫子。她对两者都不满意，最后将一头浓发盘在头顶，用很多小发夹夹住，一边不停地歪头去看效果如何。身高 5 英尺 10 英寸的她同时还不得不弯了腰去照镜子。

每隔一会儿，她都要看看旁边椅子上那包裹着的婴儿。每每看到孩子那低垂的眼睛、弯弯的小嘴、胖嘟嘟的脸颊，以及面团一样胖乎乎的小手，露安便会微笑起来。女儿 8 个月了，长得很快，已经会以婴儿那种前后摇摆着转圈的可笑方式爬动了。很快，她就要学会走路了。露安四下扫了一眼，没有了笑容。不用多久，莉萨便要在这里四处跑着玩了。尽管露安费心尽力地收拾，屋子里跟外边几乎并没有什么差别，这主要是由于这会儿正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的那个人的时不时发作造成的。凌晨 4 点钟的时候，杜安·哈维踉跄着进了屋，扔掉衣服，爬上床。打那时起，除抽搐了两下外，他就再没动弹过。露安不无欢喜地想起，还在他俩的关系刚开始不久，有个晚上杜安回家来没喝醉，结果就有了莉萨。泪花在